



与美国合作往往裹挟冲突、对抗，耗费巨额军费，却很难换来民生改善。



板块，希望借助中方资金、技术，推动本国经济脱困，跳出西方设置的经济牢笼。可惜莱希意外遇难之后，伊朗政坛经历一轮大洗牌。新政府上台，外交路线出现摇摆，这份协议的推进节奏明显慢了不少。医生出身的佩泽希齐扬出任总统以后，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同西方的关系，甚至打算出访西方。如果不是这次美以挑起战事，伊朗也尝试着要做一些开放。

中国长期进口伊朗石油，伊朗意识到在能源贸易方面不会被美国的威胁轻易裹挟。更重要的是，经过多轮空袭，伊朗不少电厂、道路、港口设施受损。全球范围内，很少有国家可以不靠西方零部件，完整承接大规模重建工程。中国完备的工业链条，可以提供设备、工程服务，帮助伊朗修复被战火破坏的各类基础设施。“当然，外部的合作只能创造条件，一个国家想要扛住外部重压，最根本还是要靠自身内部稳住局面。再好的外部助力，也替代不了自己的内部治理。只有发展才能回应民众诉求。大势已经清晰，冲突可以制造短期动荡，

却难以逆转地区国家谋求发展的总体历史方向。”

影响局势的变量

从中长期历史维度观察，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开始，历经奥巴马、拜登、特朗普各届政府，美国在中东的总体走向就是战略收缩，这是由美国综合国力相对变化、全球战略重心逐步向亚太、美洲方向倾斜而决定的，不会因为民主党、共和党轮替发生根本性逆转。

在李伟建看来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，更加看重现实利益交易，奉行商人式外交逻辑。特朗普并不愿意深度卷入中东战争，他希望摆脱中东泥潭，把资源抽离出来，集中用于亚太以及美洲门罗主义相关布局。对于麦加防务联盟，特朗普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公开表态，后续给予肯定，认为地区盟友自行承担安全责任，可以减轻美国的防务负担，契合其减少中东投入的思路。

民主党阵营的中东策略相对更加理性克制，更加重视制度、

盟友体系与外交斡旋手段，反对无底线的冒险军事行动。民主党担忧无节制的军事冲突，会进一步损耗美国全球影响力，撕裂美国与欧洲盟友关系，推高全球能源价格，反噬美国国内经济。

两党分歧只是策略层面，而非根本战略目标。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，都要维护美国在中东核心利益，维护美元霸权，维护以色列的生存安全，维护美国军火集团利益。两党都不愿意看到中东国家完全摆脱美国影响，都会动用外交、经济、军事手段，力图维持美国在中东的话语权。

以色列国内政局，又会反过来绑定美国两党的中东政策走向。内塔尼亚胡身陷贪腐诉讼，战时政府可以延缓司法审判，存在孤注一掷发动更大规模冲突的动机。以色列国内极右翼势力强势，会持续向美国施压，逼迫美国为以色列利益背书。美国国内选举周期、以色列议会选举，共同构成中东局势重要的变量。

中东的未来，终究掌握在中东各国人民手中。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协作，发展优先的理念，正在为动荡的中东提供另一种可能性。当然秩序重构不会一蹴而就，外部干涉、内部矛盾、经济困境等多重风险依旧存在，黑天鹅事件仍有爆发可能，中东走向稳定与发展，依旧漫长曲折。